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2~19

2012年12月19日

學習鄧英淘：改造我們的文風

南開大學 劉純彬

2008年初，我應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之邀去訪問交流。得便到小強辦公室聊聊，選了大風出版社的一批書，記得有王小強和鄧英淘的幾本書，張木生的《超越左右說實話》和劉源的《劉少奇與新中國》等等。¹ 小強這些年辦的《香港傳真》和大風出版社出了不少好看的文章和書。每次和《香港傳真》一同寄我的還有“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考會”《工作通報》這份內刊，比較全面詳細的反映了鄧英淘等的調查和研究成果，還有鄧英淘和王小強的《再造中國》以及《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等作品。我讀過後，感到鄧英淘他們代表了一種好的文風，已經不是理論

¹ 詳見大風網站：<http://hkstrongwind.com>。

和實際的一般結合，而是達到了理論和實際的融合，甚至是出神入化的融合。這樣說是不是誇大其詞了呢？絕對不是。鄧英淘是七七級北大經濟系本科生，新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黃埔一期”。你看他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在中國農村發展組時寫的文章到現在的著作，從沒有刻意引經據典與中國現實對號入座，但他的作品卻體現了很好的理論素養。

不久前，我摸去了建在通州臺湖鎮的北京圖書城，據說是世界第一大單體書城，當然說的是佔地面積或者是建築物面積。書也不少說幾十萬品種。可我轉了半天累的要死也沒發現一本好看的書。現在好看的書和好看的文章越來越少，天量的紙張和能源等都變成了垃圾。假大空滿天飛，依據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事實寫出的分析深刻理論昇華的作品，如能看到一本，比現在從京城潘家園古物市場撿個漏還不容易。不信，你就近去京城西單圖書大廈看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書有幾本好看的？就是旅遊書，要麼是從國外抄過來的，或說是翻譯的，就是翻譯也往往是“粗放經營”。我們自己搞的就近乎粗製濫造，我手頭有幾本在美國買的英文版旅遊書，那真叫精品，隨手翻翻都是種享受。好在國內還是有一小撮學人能寫好看的書和文章，鄧英淘就是，王小強就是，張木生也算是，我孤陋寡聞看到的也有幾十上百人。但中國大學有四萬多教授，副教授怕有十幾萬吧，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的教授副教授不知有多少？還有國家和省的社會科學院等。總之，隊伍不可謂小，好作品不可謂多吧。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和其他一些名目的所謂國家級課題，出的成果不少是垃圾或近似垃圾。不信，你把近十年這些課題出的成果著作拿來看看。

鄧英淘的價值不僅是寫了這些好東西，還在於他代表的文風

學風是當代中國所急需。因此，我建議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等單位聯合發文，號召以鄧英淘為榜樣，向鄧英淘學習，改造我們的文風學風。

出版物和影視等垃圾鋪天蓋地，多年如此，越演越烈，與建設文化大國，與增強我國軟實力的目標漸行漸遠，越行越遠。有朋友說，不是寫不出好東西，而是出不了好東西。垃圾作品一路綠燈，優秀作品一路紅燈。事實是不是如此？相信學人心中有數。也可以做個民調檢驗。我們前幾年搞的口述歷史著作《我親歷的中國農村大變革》，作者是十幾位擔任過省部級領導和地委書記的老同志，20世紀80年代他們都在一線崗位親歷了農村改革，知道許多真實的故事和情節，但他們年事已高，我們做這件工作是為歷史少點遺憾多點真相。費了不少氣力。成書後與人民出版社簽了正式出版合同，也通過了出版社的三審，但又說要中共中央黨史辦審，這一審就是一年多，最後提了十幾條莫名其妙的修改意見，如說不能提陳永貴，如說餓死人要有證據，等等。親歷親眼目睹難道不是證據嗎？我們為了出書還是按他們的大部分意見做了改動，實在沒辦法改的地方向他們說明了道理。但還是不行，一定要求一條不剩的按他們意見改，直到今天也不通過。聽說審稿人是個青年幹部博士生，我這些年就在指導博士生，不知他是哪個教授的弟子，30年前農村改革時他可能還在幼兒園，這類事看似荒唐實因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哪條法律授予中共中央黨史辦槍斃書稿的權利？還要付他們幾千元審稿費。換個出版社也不行，還是要再付錢給他們審，還是要槍斃，全中國的出版社都逃不過他們手心。夠可怕吧？夠恐怖吧？

南開大學舊圖書館藏了20世紀20年代教授們搞的經濟調查企業調查文章著作，你讀了不由得不讚賞其功力，現在有的教授

寫了論企業的著作，他竟然沒去企業做過幾天調研。後來抗戰八年，南開和清華北大在昆明合組西南聯大，兵荒馬亂缺吃少穿的歲月，你看看他們搞的農村經濟調查。西南聯大好幾個畢業生後來去了美國得了諾獎。錢學森多次問我們為什麼培養不出頂尖人才？我國有成就的學者科學家大都是海歸？大作家新中國寫不出好東西，舊中國卻寫出不少好東西？

鄧英淘回答了如何才能寫出好東西。當然學科不同特點不同。大學教授要培養能寫出好東西的人才，這就要學習鄧英淘們代表的好文風好學風。我給博士生開了一門名著選讀課，其中也選了小強、英淘、木生等的著作。今後還想開些專題講座，深入研究討論英淘的成果。這也是對英淘的紀念吧。

我在為《我親歷的中國農村大變革》一書寫的序〈認真總結歷史更好走向未來〉中有這樣一段話：本書將近定稿時我讀到田紀雲同志文章的一段話：“那些自以為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也應該有些自知之明。其實，這些人也未必懂得多少馬克思主義，更未見過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無非讀了幾本馬列書，摘引隻言片語，加上自己想當然的理解，拿來嚇唬人而已，這些人更少瞭解實際，瞭解國情，就是不知道或者忘記了餓飯是什麼滋味”。近些年來的學風和文風不但嚴重脫離歷史，更嚴重脫離現實。既不做深入調查，又不做認真研究。生搬硬套馬克思或西方理論“指點江山”。本書的文稿看似沒有什麼理論，細讀裡面卻含著深刻的思想，這也是本書另一方面的價值和特色所在，既體現了我們不講空頭理論，而是用作者親歷的事件和事實，使讀者體會感悟其中的理論，這是從作者的實踐中出來的理論或所印證的理論。半個世紀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可以在湖南的村子裡住宿一個多月，天天向農民和村幹部做調查，以那時農村的物質條件

和現在比，不知差了多少。但現在不敢想領導幹部能夠再去做劉少奇那樣的調查研究了！甚至也不敢想能夠再去做本書這些老同志作者那樣的調查研究了。

我給本科生開了一門農業經濟課，每年都有近百同學選修，我給出的課程作業小論文參考題目就有“如何學習劉少奇同志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的實踐”，不少同學結合假期下鄉調研寫了很感人的小文章。

最後我要表達的是，英淘早逝不僅是學界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令人十分惋惜難過。紀念鄧英淘，學習鄧英淘，就是要把他的好學風文風發揚光大，把他畢生心血凝成的科學研究成果使更多的學人學生瞭解。英淘千古。